

鲁迅先生
作序跋的著作选辑

打杂集

上海书店
徐懋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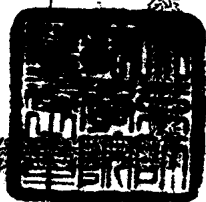
打 雜 集

著 庸 懋 徐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六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1034992

打 雜 集

每冊實價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徐 懋 庸

發 行 者 上 海 福 州 路
生 活 書 店

第 三 八 四 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六 月 初 版

魯迅序言

我覺得中國有時是極愛平等的國度。有什麼稍稍顯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牠。以人而論，孫桂雲是賽跑的好手，一過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較的有成績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氣吃下三瓶安眠藥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來。但這捧了起來，却不過爲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約還有人記得『美人魚』罷，簡直捧得令觀者發生肉麻之感，連看見姓名也會覺得有些滑稽。契訶夫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在所謂文壇上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兩樣：翻譯較多的時候，就有人來削翻譯，說牠害了創作；近一兩年，作短文的較多了，就又有人來削『雜文』，說這是作者的墮落的表現，因為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戲劇，所以不入文藝之林，他還一片婆心，勸人學學託爾斯泰，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去。這一流論客，在禮儀上，別人當然不該說他是『昏蛋』的。批評家嗎？他謙虛得很，自己不承認。攻擊雜文的文字雖然也只能說是雜文，但他又決不是雜文作家，因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墮落。如果恭維他為詩歌小說戲劇之類的偉大的創作者，那麼，恭維者之為『昏蛋』也無疑了。歸根結底，不是東西而已。不是東西之談也要算是『人言』，這就使弱者覺得倒是安眠藥片較為可愛的緣故。不過這並非戰死。問是要人問的：給誰害死的呢？種種議論的結果，兇手有三位：曰，萬惡的社會；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藥片。完了。

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麼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

見一種叫作 Tra-von 的東西，這真要使有志於成爲偉大的文學家的青年，見雜文而心灰意懶：原來這並不是爬進高尙的文學樓台去的梯子。託爾斯泰將要動筆時，是否查了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的什麼大學的講義之後，明白了小說是文學的正宗，這才決心來做『戰爭與和平』似的偉大的創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的規定，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他就這樣寫，因為他只知道這樣的寫起來，于大家有益。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只爲了米麥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點不虧心的餬口之資，歷史上有沒有『鄉下人列傳』或『泥水匠列傳』，他向來就並沒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麼所謂氣候，他就先進大學，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變居士或隱逸去了。歷史上很尊隱逸，居士傳不是還有專書嗎，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雜文這東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尙的文學樓台去的。小說和戲曲，中

國向來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經西洋的『文學概論』列爲正宗，我們也就奉之爲寶貝，『紅樓夢』『西廂記』之類，在文學史上竟和『詩經』『離騷』並列了。雜文之一體的隨筆，因爲有人說牠近於英國的 *essay*，有些人也就頓首再拜，不敢輕薄。寓言和演說，好像是卑微的東西，但伊索和契開羅，不是坐在希臘羅馬文學史上嗎？雜文發展起來，倘不趕緊削，大約也未必沒有擾亂文苑的危險。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個好消息。但這一段話，我是和不是東西之流開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熱刺刺的覺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進的雜文作者，倒決不計算着這些。

其實，近一兩年來，雜文集的出版，數量並不及詩歌，更其趕不上小說，慨歎於雜文的泛濫，還是一種胡說八道。只是作雜文的人比先前多幾個，却是真的，雖然多幾個，在四萬萬人口裏面，算得什麼，却就要誰來疾首蹙額？中國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國有一點生氣；用比喻說：此之謂『虎俚』。

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驚人集』，我只見過一篇自序；書呢，不知道那裏去了。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夠出版，也給中國的著作界豐富一點。我不管這本書能否入於文藝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詩來比一比：『夫子何謂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鄆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猶與夢時同。』這是『唐詩三百首』裏的第一首，是『文學概論』詩歌門裏的所謂『詩』。但和我們不相干，那裏能夠及得這些雜文的和現在切帖，而且生動，潑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攪亂你們的文苑，至少，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唾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脚就踏得無踪無影了，只賸下一張滿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臉。

這嘴臉當然還可以嘮叨，說那一首『夫子何爲者』並非好詩，並且時代也過去了。但是，文學正宗的招牌呢？『文藝的永久性』呢？

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只我一個，因為牠『言之有

物」。我還更樂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極高興爲這本集子作序，並且借此發表意見，願我們的雜文作家，勿爲虎狼所迷，以爲「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費買安眠藥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記於上海之卓面書齋。

作者自記

我的第一個雜文集子不驚人集被一家出版家要去，迄今快要兩年了，可是總不見出版。出版家的意思我猜不透，我自己是既因疏懶，又因並不看重自己的作品，一直沒有去問問。所以這個集子到底能不能出版，連作者的我也不知道了。

不想如今却又到了編排第二個集子的時期。前回的結集，是爲了紀念我的女兒的滿歲，這回却不是紀念我的兒子的滿月，雖然我的兒子恰巧是在這集子開編的一月之前誕生的。我現在的一點微意，只在乎給憎惡雜文的大方家們看看：又有雜文集出世了！

現在倘有人說某人是「雜文家」，那一定含着輕蔑之意，所以有的人是不願接受這個名稱的，但是我願意；而且，我願意連着這名稱，把它所含的輕蔑也接受

下來。我在兩年以前，就表明我只是個文化界的打雜者，直到現在還沒有專門的行業，那麼一晌所做的當然是雜文；雜文做得多的人倘是「雜文家」，那麼我當然也是「雜文家」；「雜文家」如果應該輕蔑，那麼我當然也是應該被輕蔑的。

我覺悟這一切，所以直直白白，名這回的集子曰：「打雜集」。

「打雜」在吾鄉的土語裏叫做「打短」，「打雜者」則叫「短工」。阿Q正傳裏的阿Q和小D，便是這類的人們。我們看看阿Q的生活罷：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閒空，連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說『行狀』了」。（阿Q正傳第二章）

這樣的阿Q，豈非就是「雜文家」的影子麼？「雜文家」雖然也被人稱做家，

但那決不能跟「小說家」「批評家」之類的「家」相提並論，也不過是「土穀祠」而已；人們忙碌的時候被記起，一閒空被忘却，這也是「雜文家」的情況；阿Q沒有人記得「行狀」，「雜文家」不能置身文學史，這又是相同的。

像阿Q這類的人，假如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以為自己的工作也很高尚，那是要給人們笑死的罷；但是他所做的，却種種是於未莊人有益的工作；所以未莊省他不來，而且還需要一個跟他一樣的小D。被人們所輕蔑的人倒是於社會有用的人，這本不算一件反常的事。

我之所以不管人們輕蔑，自顧做我的「雜文」，就是因為相信現在這個時代中，「雜文」對於社會實在很有點用處。但要做到於社會有用，雖是「打雜」，却也得有真本事；割麥，舂米，撐船等事，都不是隨便做得來的。我的「打雜」的本領，恐怕僅趕得上那「又瘦又乏」的小D，比阿Q還差得遠。然而不論是阿Q或小D，我以為較之趙太爺，趙秀才，假洋鬼子等等的人們，實在都要高尚得多，有

用得多的。

至於那些只能做雜文來罵倒雜文的大方家們，在我看來，只是趙太爺府中的奴才、本家趙司晨，趙白眼之流罷了，只要給他們一聲「呸！」，就夠的。

我做過短工的人家，確也不少。這集子裏所收的雜文，便是從自由談、人間世、申報月刊、中學生、社會月報、新語林、太白、文學、新生這九種刊物上剪下來的。所談的問題真可以算雜，就是文體，也因刊物的性質各異，爲了適合起見而常常變易。譬如編在最後的一部分文章，便因爲是替新生做的，所以表現着務求通俗的努力。

我的思想却是一貫的，所以人間世要我做「閒適」的文章，我就做不出。人間世辦起的時候，林語堂先生寄給我的約稿信中，原說是因爲嫌論語的範圍太狹，所以要另辦一個較爲寬廣的小品文雜誌，我以爲這是好的，就答應撰稿，不過我寫的是我自己的意思。誰知我的意思竟軼出了人間世的範圍，那編者便常常

給了一「太革命了」一「太那個了」等等的批語而刪削我的稿件中的文句。對於我的文稿實行刪削，是由人間的編輯人「非法地」開始的。這種態度很使我不快，於是我就懶得給他們幫忙了。

這兩三年來，我就是因為筆下的這些雜文，得到許多人的愛惜，同時也惹起許多人的厭恨。這種結果使我知道我的雜文於換取微末的稿費之外，也還有別種代價，我因此感到安慰；再看那愛我者正是我之所愛，恨我者亦正是我之所恨，這慰安就愈大；雖然愛我者大抵是跟我一樣的無拳無勇的不幸的青年，而恨我者却有力量足使我受傷致死，但是我仍然感到莫大的安慰。

日本有島武郎曾說他是因為寂寞而創作，他說：

「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

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啊！在這時候，能夠將看不見了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

我的動手寫作，常常也因為感到寂寞，我的寂寞，是明明知道在威嚴而高大的牆外就有着新的生活和新的自然而不得見，不得近的寂寞。因此我要打毀這牆，然而我沒有巨大的撞槌 (belier)，我只能對着我的面前的牆咚咚地擲些石子，使它起一些麻點而已。

關於這本雜文集子，本來還有許多話可說，但是我要「帶住」了，省下時間，預備再去做的雜文。這話雖然預告了我的將來仍然沒有偉大作品，但是什麼是做偉大作品呢？倘若在包圍着我們的牆壁上去畫些山水花卉或者人物故事，以抒性靈，或者寄託理想，算是創作，可算偉大，那麼我情願謝謝罷！

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徐懋庸記於上海。

目次

曖昧的語言	一
關於時輪金剛法會	五
賣論	八
蒼蠅之滅亡	二
病	五
警句	九
墨索里尼勸農	四
「讀書人」	元
附錄(一)關於讀書人(羊棗)	三

(二) 攻徐專著(區區).....	三
七月十四日.....	四
神奇的四川.....	五
橋頭三阿爹們的言論.....	六
金聖嘆的極微論.....	七
關於「極微論」.....	八
附錄(一)「極微論」與「觀察」(埜容).....	九
(二) 徐懋庸先生和「極微論」(梁韻松).....	十
各盡所能.....	十一
關於周作人先生.....	十二
清代文壇掌故雜錄(五則).....	十三
關於文言文.....	十四